

夜光杯

零丁诗卷补丁年

陈鹏举
新吟附记之五

《丁年》：“郭外矶头放钓船，烟波浩荡已忘筌。横江归去晋桃叶，隔水空啼蜀杜鹃。解甲情思穿甲帐，零丁诗卷补丁年。听风吹得青山雨，鱼上高枝鸟入川。”

看过渔家打鱼，看起来很美，近前了，就知道这谋生的生活，很辛苦。后来读了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被震撼了。人和鱼的搏斗，有时很公平。在大海里，人和鱼都竭尽了自己的能力，最后，人的凯旋和鱼的牺牲，同等壮丽。至于狭义的钓鱼，即使是放空了心情，求一次凯旋，也意思不大。柳宗元器量大，写过“独钓寒江雪”这样的话，可惜，他说的已不是钓鱼了。

我写的放钓船，自然也不是。我没这么钓过鱼，我写它，只是因为我喜欢画钓船。画里有了船，就可以出现城郭、矶头，还有岸边树、江中烟波。借过了垂钓之名，也就忘了垂钓之实。甚至画外的垂钓人，人海里的的事儿，书本里的事儿，早已充塞于心，还能有多少悲欣与鱼儿计较？再说，和鱼儿不公平的交手，也不是读书人所为。

烟波浩荡的地方，不只是鱼的所在，也是人的所在。横江来去的，晋代有过美人桃叶，她是王献之的知音。好些天，王献之在江边迎接她回来。到今天，乌衣巷边，还有个名叫桃叶的渡口。隔着水啼叫的，还有西蜀时的杜鹃鸟。杜鹃鸟有好多名字，子规、杜宇、谢豹，还有望帝。望帝，是说杜鹃鸟是蜀帝变的。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李商隐这么写过。也就两个例子，人儿涌进了不少。可见烟波浩荡里，人烟必然无数。

老是说钓船，其实是人老了。我们这代人更像是士兵。报纸上说起事来，总是说“打好这一仗”、“新的战役”、“阶段性胜利”之类的话。所以人老了，忆及往事，写起诗来，先想到的，也该是战时的甲帐。

这样写诗，自然也感觉零丁起来，至少是诗的内容零丁了起来。离开了甲帐的士兵，还能有什么英雄气？所以日后的诗卷，还得补上壮年时的豪情。譬如陆游、辛弃疾，解甲之后的诗卷里，记了许多梦，怀过许多旧。辛弃疾几乎是少年时候，单骑踏破敌垒，取人首级。陆游呢？竟是历来诗人中，唯一杀过虎的人。晚年的诗卷里，补上这般壮丽的过去，最可以安置自己不屈的心。青春无悔，每个人的生命，总有过零丁。无悔和尊严，总是最好的诗，总该补进平生的诗卷里。

在钓船上，江风吹过、山雨飘落的感觉，真真切切。这会儿，人和鱼和鸟，没什么差别。人低到尘埃里，不免尘埃扑面，到底还是尘中之人。人低到江面上、水面上，就不同了。人就像鱼和鸟了。贴着水面，远远看去，只见杂树、繁花、渚石，和江流，水天连成一片。鱼和鸟呢？也看见了，看见鱼儿跃过枝头，还看见鸟儿掠过水面。



夜光杯



西班牙写生

汪家芳

要不是被早上突如其来的一声声惊扰，我还一直沉浸在梦境中。那时我正踏在繁花似锦的春天里，从河上的石拱桥走过，岸边杨柳依依，海棠挂红。河水在一场春雨后浅浅地漫溢上了堤岸，河埠上响着浣洗衣女们的笑声和棒槌挥出的“啪啪”声，一只只燕子在前后轻盈地飞舞，俯冲下来时，我清晰地看到了它们张开的亮丽双翼，触手可及，可刚要伸出手去，“啾啾、啾啾”的雨声在耳际响起，睁眼见天已大亮，淅沥的春雨正不断落下。我有些不愿意地从梦中脱离出来，总觉得那不是梦幻，而是真实地存在过。

清明前，我也加入了扫墓大军的行列，回家乡给父母扫墓。去时沿途春意盎然，油菜花开得正浓。可我并无兴致，有些漠然。是见惯不奇，还是心中的隐痛？待又一次见到父母的坟茔，泪水不由得涌出时，我才找到了答案：父母不在了，春天也离我远去了。小时候，每当春天来临，母亲带着我们去野地挑马兰、荆芥菜；父亲带着我们放风筝、去踏青，走在春天的暖阳里，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，可那时内心没有深切的体会和珍惜。直到父母离开

走在春天里

陈德平

绿色，嫩绿的小草在风中摆动。我的耳边又响起了父亲在生命最后时光对我的嘱咐：“每年的清明来看我！”父亲直面生命终结那一刻的坦然淡定至今令我难忘。在急促的呼吸稍微平缓些，他把病痛、凄苦赶到一边，轻轻地唱起歌曲《小燕子》：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我惊讶从未听过父亲唱过这歌，他坚强中透出的柔情给了儿女们莫大的安慰也让我们痛切心肺，除了难受我无言以对。这位曾历经孟良崮、济南战役等恶仗、多次身负重伤的山东汉子，不愧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老战士！风轻轻拂来，从身上抚过。我仰头望去，蓦然发现父母的坟茔上有两棵小树钻出了泥土，油亮的新叶在春光里精神抖擞地颤动着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了父母的笑容，似乎

在告诉我：不要悲伤，春天来了，一切都会好的！我心头不由一怔，父母没有走啊，他们不是和我们一起沐浴着这春风吗？回来的路上，我看到了从河边柳枝间掠过的燕子，看到了曾和父母漫步过的大街和绿树缠绕的江堤，一种亲切扑面而来，仿佛又回到了过去。走进父母住过的老屋，父亲常坐着看书的藤椅犹在，母亲做菜的餐具尚在，与他们曾经形影相随的一切仍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。流连于此，我闻到了父母的气息，感觉到他们一步也未从这里离去。山水有魂，何往而不在；人间有情，又何处不在？踏上返程路，当我再次看到满野的油菜花和萋萋草木，内心已与大地一起复苏，没了来时的黯然。我恍然明白春天一刻不曾离去。

在告诉我：不要悲伤，春天来了，一切都会好的！我心头不由一怔，父母没有走啊，他们不是和我们一起沐浴着这春风吗？回来的路上，我看到了从河边柳枝间掠过的燕子，看到了曾和父母漫步过的大街和绿树缠绕的江堤，一种亲切扑面而来，仿佛又回到了过去。走进父母住过的老屋，父亲常坐着看书的藤椅犹在，母亲做菜的餐具尚在，与他们曾经形影相随的一切仍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。流连于此，我闻到了父母的气息，感觉到他们一步也未从这里离去。

山水有魂，何往而不在；人间有情，又何处不在？踏上返程路，当我再次看到满野的油菜花和萋萋草木，内心已与大地一起复苏，没了来时的黯然。我恍然明白春天一刻不曾离去。

山水有魂，何往而不在；人间有情，又何处不在？踏上返程路，当我再次看到满野的油菜花和萋萋草木，内心已与大地一起复苏，没了来时的黯然。我恍然明白春天一刻不曾离去。

山水有魂，何往而不在；人间有情，又何处不在？踏上返程路，当我再次看到满野的油菜花和萋萋草木，内心已与大地一起复苏，没了来时的黯然。我恍然明白春天一刻不曾离去。



明月松间照



清泉石上流

何心向作

四月的上海，春风十里，花香四溢；四月的华山医院内到处都是花的气息，爱的芬芳。当缤纷乱去，桃谢红残，那高高的泡桐树上，一串串，一簇簇的纯洁的泡桐花盛开了。

那一天同事告诉我华山医院有这样一棵泡桐树，桐花正开满枝头时，我心想，华山园有随处可见的鲜艳的花朵，怎么就未见泡桐开花飘香呢？

趁休息时间，在医院内寻找花的踪影，香的源头。终于在乌鲁木齐齐路路与长乐路交界处的院墙内找到它，远远望去，蓝天的背景下，一棵高大的泡桐树，默默地像巨人一般站着，树干挺拔，枝干分明，分枝向四周散开，洋洋洒洒，碧绿的叶子上是翩翩起舞的成群结队的白色的桐花，花与叶相映成趣，如蒋涛《桐花歌》中所吟：“桐阴瑟瑟摇微风，桐花垂垂香满空。”

从泡桐树下走过，馨香扑鼻，风吹来，树底下散落下一朵朵五瓣的大朵白花，让人心生怜惜。而绽放于高树上的繁花，即使使劲抬头观望，也无法看

《雄狮》是一部感人的电影，甚至还有点神奇，不可思议。一个离家走失的5岁印度小男孩，被远在澳大利亚的一对父母领养，25年后，对故乡模糊、拼错家乡名称乃至自己姓名的小伙子，硬是凭着想要回家的坚定信念，寻到回家的路迹，找到自己的亲人。

这不是虚构的故事，畅销书《漫漫寻家路》已提供了完整的蓝本。我看过一个视频，作者萨罗·布莱尔聊那段自己的经历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如此曲折的故事，在他那里，竟是用这样从容、淡定的语气叙述，你不能不佩服他的强大——这是妮可·基德曼，电影里澳大利亚养母扮演者对他的评价。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，我记住了他的话：“寻找家乡是我的动力。”这应该是他强大、了不起的唯一源泉。他一直把自己叫做“萨罗”，其实，他真正的名字是“舍罗”，而后的意思，恰恰就是“雄狮”。

这部电影，很可能被认为具有两种格调，事实确实如此。导演加斯·戴维斯这样说：“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前半部分是印度电影，是个外部故事，后半部分是内心故事，就像阴阳。”如果说，前半部分是一个线性结构，描述5岁男孩萨罗，从走失到入户新家庭的过程，那么，后半部分是网状结构，凸显二十多年后萨罗寻找故乡产生的心理变化，构建他的复杂内心世界。

小男孩萨罗的经历有些奇特。他误上火车，几乎被带着穿越了整个印度，来到加尔各答，远离家乡1600多公里；他只会说印地语，听不懂当地的孟加拉语；他不知道他家乡叫加尼什塔莱，而把它拼错成加奈斯特里——一个地图上永远不会存在的地名；他流浪，被警察追赶；他遭遇坏人，险些被騙；他被送进收容所，目睹同伴被欺凌；直至被澳大利亚一对夫妇收养。小萨罗的扮演者令人惊奇，那种本色表演，让我们看到他的孱弱、无助，尤其是惊慌、恐惧——谁不会在那样的年纪，在空无一人的车厢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时，产生这样的情绪呢？他时而声嘶力竭地叫着哥哥的名字，时而扒窗拧门，时而垂头丧气……他远没有想到，再一次见到妈妈，还要等漫长的25年。

很显然，印度坎德瓦尔郊区的加尼什塔莱，对成年以后的萨罗有着深刻而模糊的印象。说深刻，泥砖墙、铁皮屋顶构成的家里，有妈妈、哥哥和妹妹，他们亲密无间；说模糊，年幼走失，只记得那里有河流、水坝、雨罐、铁轨，没有确切的方位。电影省略了萨罗在澳大利亚成长的过程——他的养父母把他培养成了大学生，只关注萨罗寻找故乡的主题——这是后半部分最用力的地方。导演不再沿用线性叙事，试图转向萨罗的内心，手法之一就是透过他的眼神、意识、幻觉，频繁闪回到过去，用过去（他的妈妈、哥哥，他的家乡风景，他原先的生活）来引导现在，又用现在点燃过去。从油炸点心“杰拉比”，看到儿时的欢愉；跑步看海，对对面山崖会幻化出哥哥的身影；走在绿树成荫的路上，耳边会回响哥哥的呼唤；海边漫步，和妈妈在乡下河中戏水又会涌现出来……这一幅幅现在和过去交替呈现的画面，最有力地表达出萨罗的决心，一定要找到家，找到家人！

谷歌地球成为他寻找家乡的有用工具。在这个卫星影像和航空拍摄的虚拟地球上，只需轻点鼠标，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到城市、乡村的鸟瞰图，甚至放大。萨罗用当时火车速度乘以时间，得出走过的路程大概距离，然后以加尔各答为中心划一个圆。当萨罗终于走进他梦寐以求的故乡时，电影把感人的场面渲染到顶点（最后，现实中的萨罗、生母和养母相见拥抱，又一次催人泪下）。萨罗日夜思念的哥哥，在萨罗走失的当天晚上，被火车撞死，可是电影中，兄弟俩多年前，在火车铁轨上嬉戏玩乐的场景，却被永远定格了。

清花容，是目力所不及的，更多会看清那些低处的花朵。泡桐花是中药材，有疏风散寒、清热解毒、清肝明目，可用于治疗炎症。

曾走在北京海淀区的泡桐大道上，四月的花开时节也是如樱花般满空遍野，而在上海却鲜见，只是个别散落在城市角落里。所以，连自己工作的地方，长久守护的泡桐树，它一年又一年的花开花谢，也被错过。华山医院内的这棵泡桐树不知有多老了？看它的树干和树纹，肯定也历经年代的洗礼，饱受沧桑，它在这里，在华山医院感染科病房的一侧，是否为守候？是否为期待？是否为陪伴？向来树带给人安全感，人爱树如永久的依靠。我徘徊在泡桐树下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泡桐，花开盛大，像一串串白色的风铃在风中轻轻摇曳；花谢壮观，像片片雪花飘扬，晶莹闪亮。当凋谢殆尽之时，泡桐叶子随之更绿。我想，这绿就是花的延续，是花的继承，是泡桐永恒的守候，长久的爱。

桐的守候

汪洁

泡桐，花开盛大，像一串串白色的风铃在风中轻轻摇曳；花谢壮观，像片片雪花飘扬，晶莹闪亮。当凋谢殆尽之时，泡桐叶子随之更绿。我想，这绿就是花的延续，是花的继承，是泡桐永恒的守候，长久的爱。



读碟

百年以来的经典，毫无疑问，鲁迅先生是我的最爱。且没有“之一”。在我的书房、客厅乃至卧室里，有无数鲁迅的书或关于鲁迅的书，光是不同年代版本的《鲁迅全集》，就有三套。当然，还有各式各类的专集，分插各处，几乎处于任何状态皆触手可及。以前国足教练施拉普纳曾有句名言：“当你在场上不知球该往哪儿踢时，就往对方门里踢！”我套用过来即：“每当我不知该读哪本书时，就读鲁迅书！”但因好友公输于兰已退大先生分享在先，那么我就退求其次，说说也颇为喜欢的梁实秋吧。尽管我知道梁实秋可是鲁迅先生的“对头”，我身为“铁杆鲁粉”，却一仆二主，若是在当年，恐怕会惹大先生不开心的。

五四后那一批散文大家，按我的口味，如果鲁迅是“最爱”，那末知堂、语堂，丰子恺、梁实秋、钱锺书等，都只能算“喜欢”了。而其中的梁实秋文章，应该是最为轻松好读的。虽说林语堂是首创并倡导“幽默”的散文大家，但把文章写得幽默自然、妙趣横生的，却是梁实秋。梁氏散文是英美的绅士派，从容不迫、娓娓而谈，熔知识趣味于一炉。我若打个不太贴切的比喻，鲁迅的文章是“补药”，知

堂的是“醇茶”，那梁实秋的就应是“美酒”，酒虽非生命之必饮，却能带给你额外之欢愉。梁实秋先生作文，往往小处着眼，即便从一根“牙签”、“手杖”说起，也能古今中外纵横捭阖，或引自古书，或借用西典，小中见大，化俗为雅。明明只是一根细小的牙签，他却能从《水浒传》说到《佛国记》，又谈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台词，旁征博

从此秋郎是天人

管继平

引，洋洋洒洒，放今天即使百度也未必能找着，若无博学宏识，万卷藏胸，如何能写得？上世纪二十年代时期，他曾以“秋郎”的笔名由新月书店出版了一本《骂人的艺术》，列举十条招数，细述“骂人”之要领——如骂人要挑名气大的人物，骂到大人物“回骂”，你就算赢了，最怕的就是人家不理你；而骂小人物则正相反，骂到他不能回骂为止，再骂即成欺负弱者了……文章虽是梁氏的游戏之作，但今天依旧让人读之发噱。

梁实秋在内地的“走红”，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。那时的文坛已有“松动”，不再是“鲁郭茅，巴老曹”的一统天下。记得1987年底梁实秋于台湾逝世的消

息，大陆媒体也有报道，也许正是此后，逐渐引发了梁氏散文的风靡热潮。记得我买的第一本梁著是天津百花出版社1988年版的《梁实秋散文选》，一读之后惊为“天人”！人间居然还有如此美妙而风趣的散文？其散文最大的特点，就是行文轻松幽默，淡雅含蓄，这风格正合吾意。而我的读书风格，恰似痴男追怨女，一旦遇上心仪的作家，基本上全方位、多角度、深层次的“穷追不舍、软泡硬磨”，直到吃饱读透为止。于是，自那以后的六七年中，我成了十足的“梁粉”，内地出版的梁氏著作，我是见一本买一本，起初是选集，后来“雅舍小品”全集、雅舍谈吃、雅舍轶文集、怀人集、书信集，乃至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的影印本等等，几乎全部收罗殆尽。那时朋友赴香港探亲，要送我礼物，我别无所求，唯求一册台港版的梁实秋散文足矣。梁实秋的书，大概除了他编的“英汉字典”和翻译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没有读过外，其余则全部读得差不多也。我想起梁实秋曾在文章中用一句唐诗，今也借来剥下一用，即“梁门一入深似海，从此秋郎是天人”。不过，这个感受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了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企业之声》，责编：刘芳。

十日谈

我读经典